



女人 的 国

苏抱琴◎著

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

女人 的 国

苏抱琴◎著


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人的国 / 苏抱琴著 .— 北京: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, 2011.12

ISBN 978-7-5620-4113-9

I. 女… II. 苏… III. 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58183号

- 书 名** 女人的国
NVREN DE GUO
- 出版发行**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(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)
北京100088 信箱8034 分箱 邮政编码100088
邮箱 fulipeng10@126.com
<http://www.cuplpress.com> (网络实名: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)
(010) 58908584 (编辑室) 58908285 (总编室) 58908334 (邮购部)
- 承 印** 固安华明印刷厂
- 规 格** 880mm×1230mm 32开本 6印张 125千字
- 版 本**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- 书 号** ISBN 978-7-5620-4113-9/I·4073
- 定 价** 18.00元
- 声 明** 1.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2. 如有缺页、倒装问题, 由印刷厂负责退换。

这个杀手不太冷

——苏抱琴作品的三个原理
(代序)

从来没有在这种奇特的条件下写过，除非是嚼饭碗吃的东西，才有这么赶的。我只有一两天的时间，最多。往常我绝不会在这种条件下写东西。现在看起来，我写东西，很像个财主。对，我是一定要非常好的条件，才写这种写着玩的东西的。

但苏抱琴不是。她写东西，是一种完全职业的态度。就好象一个雕塑家，该上班就上班，该吃饭就吃饭，她的身体、工作和写作，是一样也不会闹情绪的。所以，如果在那个人的脸上，需要的话，她会掷上去一大坨泥巴。哪怕那个雕像的脸上，顿时地流出眼泪来，她也不会笑，也不会心软，也不会指责自己。你知道，她当然是继续把泥巴掷上去，直到需要的足够地满足了为止。这些，被视为其工作，及其工作的态度，而这些，就是一个人的职业的态度，一位女性的职业态度。当它成为女



性写作者的职业态度，那就是极其严重的事件了。这是苏抱琴和历史以及现实的几乎所有的女性写作者不同的地方。她是不玩的。

苏抱琴是从来不会撒娇的。

有人说，苏抱琴没有想象力。我很奇怪，这话是怎么来的。那么，什么叫想象力。《乡风》我没有重读过，很抱歉，我几乎从不重读作品。但我确实清楚地经验了一遍又一遍，构造一个世界的的能力，那不是想象力，那是什么。而且，那是一个完全虚弱而脆弱的完全脱离于粗壮现实世界的生活，每一个细节一个接一个地脆弱地构筑起来的世界，每一个细弱的元件都是在脑子里面内在地构接起来，完满的生活的世界，这是何等的想象力，而且是何等强壮的想象力。只是，又一次，她表现出来的强悍是，任何一点点造假都不要。

如果，她甚至连价值都不介意。如果她能把这一点极端地推行下去，那她就超脱了、解脱了、顿悟了。而那样一来，那就有趣味了，那就好玩了。但我想这又是她不会撒娇的地方。中国人翻译《这个杀手不太冷》（原名《杀手雷昂》），我觉得那真是再愚蠢不过的翻译了。这是什么话？简直整个的是个蠢话，不叫什么话。但是，这个话，放在苏抱琴的身上，却是奇异的准确，异乎寻常的准确，仿佛这个蠢话，就是为苏抱琴造出来的，并被她所创造的这个事实，证实为一种真实的经验，就是有“这个杀手不太冷”这个原理。

呵呵，这是苏抱琴创造的第二个原理。

有人说，苏抱琴像个猫一样。我想，这是极其令苏抱琴本

人满意的一个有关她的意象。可我认为这是个误会，我当时指出那不是个猫，而是一个人，一个女人。

问题是，什么是女人？还有，我们这个时代，怎么对女人定义？为什么男人的世界，人们似乎并没有那么多的困惑？难道那个世界，就是确定的？我似乎认为，是的，的确是，我几乎觉得男人的世界，就是像一个几何世界那样，是确定可解的。至于真正男性的性，是在世界之外，在形而上的世界，没有边际的世界。这才是男性令人难以搞定的地方。其他的都是废话。男人只要不厌弃善良，就可以了。但是，那么女性的呢？难道是相反的？

我深切体会到，这在全世界，都是一个问题。

我不想解释什么是女人。女人是一个单独的世界。

让人们自己去闯世界吧。

但我知道，女性一定是在受到男性的性的精神交媾的时候，表现出来的，那才是性感，女性的性感。否则那只是寂寞的美，或是性以前的可爱。称为第三世界吧。

于是性感和可爱，这是苏抱琴未能创造出来的第三个原理，但这不是苏抱琴的问题，可能是我的问题。是我身上带来的杀气把那个世界像用手指着兔子一样把它杀死了。是的，我讨厌男女的胡乱的交媾，包括那些猜疑、嫉妒、通常称为文学题裁的东西。

这是我对于一切文学中没有兴趣的那一部分。

大陆之雪

2011年7月18日



目 录



这个杀手不太冷

——苏抱琴作品的三个原理(代序) / 1

落花树 / 1

不为爱情 / 9

谭清梅的半生录 / 40

发 小 / 57

于乐珈的春天 / 91

幸福归 / 108

知识分子张春声的忘年爱情 / 123

李韩氏生平索引 / 156

乡 风 / 164

落花树

老师的窗前有一棵开花的树，开很白的花，花落以后，却不再生叶，也不再结果。

“这是棵什么树？”我问，在十二年前。

“没有名字，也忘了是从哪里挪来的，栽在这里，竟然一直长到现在——书上也查不到它。”

老师说时，眼睛沉静地盯着那棵树。

“我叫它开花树。”我说。

“那我们就叫它开花树。”老师笑了。

那一年，我十六岁。

老师并不喜欢我，他喜欢明霞和小军，老师老是让明霞和小军起来回答问题，他俩老是答对，老师老是微笑地看着他（或她），和气地说：请坐下。

老师从来没有对我这样。



小鬼站在课桌上吆喝：明霞和小军好。

大家都跟着吆喝——噉！噉！

明霞和小军是两口子。

大家又跟着吆喝——噉！噉！

我讨厌小鬼，他是坏孩子，这谁也知道。

明霞很聪明，又艳若彩霞，所以她爹就叫她明霞。

明霞对我们这么说，充满了昂扬的神气，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。

明霞很霸道，是我们这些孩子中的王，走到哪里都有喽罗跟随。

明霞的爹是村长。

小军是大城市里来的，听人说，他没有爹也没有妈了，只有一个叔叔，就是老师。

小军不爱说话，常常一个人坐在荒凉的山坡上，很久地看着天。风吹起他的头发和打了补丁的衣裳，又呜呜地吹过山去了。

老师是文革下乡的知青，文革后别人都走了，他却主动要求留了下来，心甘情愿当了一个穷山村教师。为这，曾有个记者专门来采访他，要写文章赞美他坚守农村教育战线的精神，树立一个新时代的榜样，还要给他拍照片。老师淡淡地谢绝了那个记者，说，他不想上什么报纸。

记者悻悻地走了。从此，并不见有赞美老师的文章出来，也再没有记者来过。只听人说：老师的文章要比记者好得多！老师还会画画，篆刻，写诗，还会吹口琴，老师什么都会。

老师还是老样子。有人悄悄传话说：

他是为了村东头石桥边老槐树下那个年轻的小寡妇。

当时我真想抢过去狠狠地扇说这话的人两个响耳光。

可是我没有，只是忽然去注意那个小寡妇。她真年轻，最多不过二十岁。她真好看，清秀干净的好看，不像明霞，有霞光，很耀眼。

老师真的有时去那个小寡妇家，我留心看过。小寡妇在槐树荫下的小院里坐着洗衣服，老师就自己找了一个小木头板凳坐在她旁边，像在他自己家里一样。他们淡淡地说话，拉家常，像对小夫妻，声儿不大，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，却被老师发现了。

“君子，你在做什么？过来玩吧。”

于是我别别扭扭地走过去，蹲在一边，看着他们俩。

那年我十二岁了，还是很傻。

就是在十二岁那年，上四年级了，有一次上课，老师挨个叫同学们站起来说：你的理想是什么？

有人说当解放军，有人说当科学家。

很少说话的小军站起来，咬着牙尖，低低地，一字一顿地说：

我——要——当——国家主席，我——要——夺回——爷



爷——城里——那个——院子，那些——书，我——要——他
们——还我——的——爸爸——妈妈

我望着他，好像在仰望一个英雄。

“你呢？君子？你将来做什么？”老师脸上在笑，但笑得十分勉强。接下来他提问到我。

我站起来，紧抿着嘴唇定定地看着老师，这是老师第一次让我起来回答问题。好久，我又低下头，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。

同学们都在看我，明霞在后边使劲地用脚踢我，教我说：
医生、教师、工人、科学家——快说呀！

我狠狠地瞪她一眼，说：那是你，不是我！

“好，你先坐下，后面的继续吧。”老师说。

“我长大了要当居里夫人。”明霞得意之极——她知道有个居里夫人。

那天黄昏，我跑到村外一个没人的墙角，呆呆地坐在一块土坯上，手拨拉着脚边的青草。老师正巧路过这里，看见我，问：“君子，你在做什么呢？”

我从来没跟老师讲过话，这时也发不出声来，只是抬起眼睛看着他。

老师走过来，用手轻轻地摸了一下我的头，又面对着我蹲下来，两只温暖的大手落在我的肩膀上，轻轻地问：告诉老师，谁欺负你了？

他的声音很轻很轻，眼睛里有温暖的关怀。

我忽然想哭。

我扭身跑了，凉风从耳边飞过。我心里一个劲儿地狂喊：

我要成为那个小寡妇，小寡妇，可以和老师坐着说话的小寡妇！

夜晚，坐在自家的窗前，我双手托着腮看窗户棧外大槐树叶子间筛下来的月光，泪水流了一脸。

第二年小学毕业，我离开了老师，到镇上读书。但再没忘记在那道矮墙边土坯上老师用手摸我的头发，拍我的肩，眼中有温柔的关怀。

进入初中，村里同学的人大都退学回了家，帮父母种地做买卖挣钱养家了，读出去的是明霞、小军，还有我。

在小学，我又黑又瘦，学习也不好，正是一只丑小鸭。进了中学，成绩竟一年好过一年，渐渐成了好学生；明霞她还是一味吃穿打扮，渐渐落下来了；小军除了个子像拔节的庄稼，其他的好像没有发生变化，沉默，固执，顽强而且骄傲。

联中毕业，小军考了县中，明霞没考上，她当村长的爹托人给她在城里找了份工作，当合同工。我没考上，又复课。

就是复课这年，那天是中秋节，我回家去看老师，像个大人似的被让到桌对面的床沿上坐下。

“这是一棵什么树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名字，也忘了是从哪里挪来的，栽在这里，竟然一直长到现在——书上也查不到它。”

老师说时，眼睛沉静地盯着那棵树。

“我叫它开花树。”话是孩子一样任性地说出的。



“老师，您还是一个人过？”

县中毕业，再回去看老师时，我忍不住问他。

老师点点头。

“那个小寡——女人呢？”

“死了。”老师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后来我听人说，那女人的公公想让她嫁给又丑又傻的大儿子，她不肯，他们就找了理由，在屋里打她，打得这个来自异乡的无父无母的小寡妇凄厉地哭叫；她婆婆骂她：小娼妇，养汉×，勾引男人，把个老师勾引得都不想回大城市了。

她受不得污辱，被迫同房那晚，用一根绳子扔到梁上打了个节，头伸进去——吊死了。

死后也不清白，被扔到后山坡上埋了，坟丘也没堆——又不清白又是晦气。是老师，一锹一锹，堆起一个小小的坟来。

听完这个故事又去看老师，才发现刚刚四十岁的他头发白了半数。

我想起很多年前的那一天，槐花飘了一地，清秀好看的小寡妇在院里洗衣服，老师坐在一边，和她拉家常，我蹲在他们的对面。

我曾经的理想是：成为那个小寡妇。如今，她却已成了一个土堆。我看一眼满面沧桑的老师。

“到后山走走？”

我们走过大半个山梁，走到她的坟前。坟丘很小，上面一些落叶和枯草，在风中抖着。我们蹲下来，把那些杂草拔干净。

后来，我大学毕业，回到本地中学教书，几年过去，仍是一个人过着。

“小军再也没有回来过——他怎样了？”老师问。

“他——很好，年少有为，留在城里，结了婚，现在已经是副县长了。”

他是早已忘了这位曾休戚相关、老在山林的叔叔了！

“我还以为，”老师说，“你和小军，说不定走到一起。”

不，不，小军和明霞才是状元夫妻。

此时，童年的一切都成了很远很远的天边的云絮。

“老师，还记得不，很多年前，我缩在村外的一个墙角，因为您问我：你的理想是什么？”

“记不清楚了……”老师出起神来。

“我很多年前的理想是，在一个落着槐花的院里，像她似的洗衣裳，你随便拉一个板凳来，和我拉呱。”

老师默默地摇摇头，说：

“我还记得，孩子们都说明霞和小军好，你从来不这样说，好像还很生气。你也一直很看重小军……”

哦，老师，那时候孩子们之间的嬉戏，你竟然也留意过？你至今还记得？

“你们是我教的第一批孩子。”老师慢慢地叹了一口气，“都十多年了。”

“老师，那棵树不叫开花树。”

“叫什么？”

我看着院子里落了一地的白花，树枝又秃又清，不禁脱口



而出：

“叫落花树。”

因为，此时，老师，此时已是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候了。

有一天，老师死了，我就将他葬在她旁边吧。至于明霞小
军们，他们还是在那个世界上忙忙乱乱去罢！

我知道有一瓣平凡的落花，叫君子。

不为爱情

柏如略定心神，走进老板办公室。老板正和一位副总在商量事，柏如说：“下个月的计划，如果您有时间，我想向您汇报一下。”

“待会儿我找你，好吧？”

柏如抱着文件夹退出来。回到办公室她就笑：“过关了。”

“什么过关了？”小青头也没抬，在敲一个文件。

“衣服呀！”柏如拍拍自己的肩膀说，“我这件衣服比较暴露，按公司规章是不允许。办公室她们几个都有几件类似的，但没一个人敢穿着来公司。”

“你这衣服挺好看。公司又不配统一的制服，自己穿自己的，凭什么管得这么严？”小青是个新来一年的大学生，习惯顺着柏如的意思说话。

“就是配制服我也不爱穿，太规矩的衣服，穿在身上别扭，好像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产品。”



小青没有接话，于是各就各位继续工作。

小青这时忽然回过头来：“柏如姐，忘了告诉你，刚才有个电话找你。”

“留姓名没有？男的女的？”

“我说你不在，他就说过一会儿再打过来——”就在这时电话响了，小青探身看下一来电显示：“就是这个，你接。”

柏如伸长手臂，取过话机：“喂，你好。”

“你好。”一个沉稳的男声。柏如心跳了一下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你——还好吗？”那边问。

“我——还好。你呢？你怎么样？”柏如心里有点乱，只觉得无从说起。

对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叹了一口气。又说：“我听说，你刚刚来过这个城市，是真的吗？为什么连通知我一声都不肯？”

“我——”总不能说，我是去过，也想见个面，出发之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能否见到你，但是理性地思考再三我还是放弃了。可是，为什么放弃了？这些都没法说清，也说不清。“我再找时间回电话给你，好吗？现在忙。”

“好吧！”隐忍的语气，令柏如心有不忍。但是，“啪”的一声，还是挂断了。那个啪，像个小锤砸在柏如的心口上。

“柏如姐，你怎么了？这个人是谁啊？”

“一个以前的同事，你不认识的。”柏如很快调整好自己的表情，进入工作。